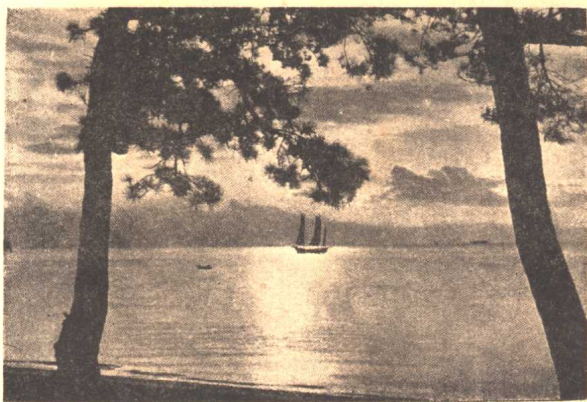


集 泳 涵

柏 永 甘



社行刊化文代今

集 咏 涵

柏 永 甘

涵 泳 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著 者 甘 永 柏

出 版 者 今 代 文 化 刊 行 社

總 經 售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大公報代辦部
電話九一五七二

代 售 處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

湖畔的小語

代序

『答應我坐在這靜靜的湖畔，我將告訴你對於這一泓秋水的欣喜。沒有看見那輕輕移近的行雲麼？我的記憶是慢慢地來了。你說秋湖的顏色便是行雲的遊踪，這無色的秋水恁使每一個巧妙的技師點染吧；你或許還可以指認那兒是亭臺與樓閣，我們的畫舫不是也慢慢出動了麼？那橋畔踱出的亭亭的倒影，是我們曾在姑蘇城中一個古花園裏瞧見的？或許是西子岸旁的荒舍？更或許僅只是從遙遠的故都一個友人寄來的畫片……』

『我將告訴你的是我的寂寞。白雲不是寂寞的麼？這無色的水與雲原譬比我們的心境。當我在太白山之山頂，用孩穉的眼睛第一次看這世界，我

沒有着「念天地之悠悠」的心情，我只覺得天際白茫茫的江流，正是人類一個淳樸的境界，我甚至厭惡那一片桑園之綠色，它着染得人間何等淒慘，當我們再次的登臨發現那只是一片枯黃的時候。

『於是我遂有了一個淳樸的夢境，當我乘一葉之扁舟浮上自己的旅途，我覺得我的行程是夢樣的輕柔，雖然也平白地添上悲傷。

『要我告訴你我的經歷麼——一個露賓遜或者阿麗思？幻異的日光與夜色炫迷着我的視覺，於此我將開始告訴你我的徬徨。我的行程逐漸改變了我的世界，我驚奇於自然的表現，不，或許我更可以說驚奇於自己的眼睛，一種近乎貪吝的搜求使我幾乎驕傲於自己的豐滿，我像一個鼓滿了雙翼的鷹隼，預備飛翔到一個更寥闊的世界。

『我用無匹的雙翼翱翔着，忘了疲倦也忘了饑渴。狂風與大雨，或者烈日與冰雪，使我的全身染上蒼老的風塵，我慾望，我饑渴，我的心裏充滿火一

樣的情熱。人們說我的行程是多麼無謂，有時那古松，就是那頑固的老兒也會用教訓的口吻對我述說善良的人生的事實。而我仍是饑渴着，直到有一天……

『你爲什麼急切的問那一天呢？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我有了
一個懷念，我想起我渴着的不是那悠悠的水流麼？好容易找回了舊日的泉
頭，我的心遂開始悲憫於那一段過往，我沒有力量褪下這風塵的征甲，正如
那清明的水流不容我不照見自己靈魂的顛顛。』

『問我今日的興趣麼？我告訴你說自從我有了再次的登臨，我已沒
有了以泰山小北海的僭忘的幻想，我們應該愛這清清的源流，她是大地的
母親，是人類一個最原始的胚胎，她是純白的，正如我們自己。』

『於是——』

『於是在這靜靜的湖畔對你述說美麗的秋水，她的明淨，她的微笑』

都是人類智慧的泉源。不信，你瞧那緩緩行近的白雲，那正弄姿顧影於秋水的白雲，不也有着同樣的感覺麼？」

涵泳集目錄

湖畔的小語(代序).....	(一一四)
黑色鳥.....	(一一四)
黃昏之憶.....	(五一〇)
河.....	(一一一七)
寂寞.....	(一八一三)
夢.....	(二三一二八)
歡樂.....	(二九一三四)
談旅行.....	(三五一四一)
夢醒的時候.....	(四二一四六)

幻像·····	(四七一五五)
故人·····	(五六—六八)
除夕·····	(六九—八一)
寄M (一)·····	(八二—九一)
寄M (二)·····	(九二—九九)
荊州·····	(一〇〇—一〇二)
荒涼的秋·····	(一〇三—一一)
『淚與笑』·····	(一二—一一八)

黑色鳥

山上的薄暮，日影爲煙霧所罩，人站在對江的樓上，視線全被封鎖。坐下來，紫色的燈光已經亮了。樓上很靜，在平日，走廊上慣常有的雜亂的脚步聲，也聽不出來；燈光爲薄薄的濕氣所包圍，有些模糊。我可以望着那稀薄的氣體，從敞開的窗門浮進來，拉長了線，又向別的窗門流出去。

我輕輕走過去，向館員要了我所要看的書，又輕輕地走回來，卻聽人在喚：

『××，你不是曾經要着這本書麼？』

便縮回了脚步。館員遞過了一本黑紙面的書給我，說：

『爲你保留着呢。』

在左脣上有着粒小小黑痣的，沉默的女館員，等着我簽名的時間中，兩眼凝然愁視着黑暗的窗外。

我取過書，感謝着她的好記心，回到自己的座上。

右手支着頤，便對着那黑紙面的小書沉默了一會。這本書是不久前，在些雜亂的書目裏，無意中檢了出來的，一本近代英文的選集。偶爾讀到了其中一篇名叫我吹着的清麗的散文，便對牠發生了情感。當時，因為失去了借閱的機會，就有許久被流入別人的手裏，使我隨時都念着牠。

書的黑色的封面上，有一小方燙金的圖畫。畫中是一個人，拿着小小的笛管，倚着樹吹弄。這圖畫，像給我溫習了一場舊夢——對着春日的郊野，讀過牧歌情調的我吹着那樣的文章，不禁自己也悠悠入夢的情緻，又恍惚呈現在我的眼前。

我隨意的打開書，翻到了蘭姆的夢中的孩子，雪萊的愛，最後翻到了愛

嶺·坡的烏鴉，手便停止在那米黃色的書葉上。

我在記憶中去翻出那些熟悉的句子，眼睛茫然地對着自己的雙手，我知道：月色該是怎樣慘澹了，一隻被人視為不祥的生物，怎樣悲然地降落了進來……

猛可地，一個強烈的刺激刺進了我的感官。我的雙手滑下來，像有一隻生物正從我頭上箭一般的射下，在生之顫慄與死的恫嚇中，這小東西抖動得利害！牠匍匐着，牠想逃。

我嘿然。

在沉思裏，那張畫又悄悄移入我的視線：幾堆厚重的雲像在往四面逃，三條黑綫的連環，一輪慘然的中宵月已照出那孤另的小樓，有人撈開白色的窗幔，一隻惶惶的鳥兒便奔了進來；墨色的墨色的鳥兒……像是被人緊壓着披霞挪的低音，發出“m—o—a—n—h—o—a—n……”的憂悶的聲

響。

我的心中也流過那樣憂悶的聲浪。

——以「生」的無知，把惶惶的生命，遽然投到運命的漩渦中去的，有多少的生物呢？我想着：錯尋了你的歸宿的可憐的生物，黑色的暗夜鳥，沐浴了詩人的明智的光輝，又添了幾分執着呢？誰是在暗夜？誰是在人間？誰的歸宿在哪兒？誰是光？誰的星帶的長河？誰是引渡的舟子？……黑色的暗夜鳥，問問那教誨你的人，哪兒又是他的去路呢。

我低下了腦袋，我也問着自己。

我覺得自己的兩手十分灼熱，貼着自己的兩頰，像捧着一盆炭火。那憂悶的聲浪，嗚嗚咽咽飄了來的，是教堂的鐘聲，從幽黯的林間，從那陰森的石屋子裏傳來的呢！我走近窗前，有飛鳥拍翅而來；霧退了，一個發黃的大月亮正落在江心。

黃昏之憶

黃昏時，獨自走過一條小路，脚尖蹴着淡黃的沙土，心上便也感到了一種被發掘的，悽惶的情緒。似乎是 Verlaine 曾說：『一想到過去，我就要哭了。』問着自己：我也曾有過可以哭泣的過去麼？不禁睫毛已快潤濕了。

在凝止的心思上，短短的路程變爲十分的修長；我不覺在那兒站着，我更不覺自己攀着道旁小樹的手，是那樣顫巍巍的。

我似乎不能決定向那兒走：單純的兩個方向也成爲一種歧途，如果朝前去，踱着靜靜的步子，在高大的洋槐下，該是怎樣的情味呢？後面的來途縮得更狹，我似乎也不願轉去，轉到那間陰暗的屋子。

於是我徘徊着。遠處黯黯的暮雲慢慢在起了。

我知道自己並不會有所等待，正如知道自己的來並不會有什麼目的，而留着我的脚步的，卻似乎又是等待，又是一個均衡的力量，使我不能向前，又不能走回後方。

終於，我想：我是該回去了。便檢了最僻靜的路。走完短短的巷道，如果我是從那一坪荒地穿過去，我可以到家更爲迅速；但我選了紆綢的一條。踱過林子裏，想念着舊日的人，在夜色中，我望見舊日的樓居，便也走過去。

樓子小小的，很恬靜。第一次到這兒來的朋友，推開了窗，他會讚美的說：『很幽靜的地方呢！』

因爲他已望到遠接天外的青林，而那林後卻是藏着都市的繁囂的。作主人的該淡然的笑了，說：

『不啊，祇是個很冷僻的地方。』

心內却有着一點自得的喜悅。

樓子是朝東開着窗口的，每早有陽光灑進來。那些好時間，我往往不能享受。我每天祇能拖着一個倦極了的身子，幽幽地回轉來。那時，或是下午，或已經是傍晚了。躺在大的圈椅上，看窗外日影漸暗，暮色加深，真是安謐的感覺呢。如果我是惆悵着，我便會拉過白色的窗幔，低下頭來，輕輕地唸我的『古爾夢』。

對於我這樣的幽居，也曾有人表示過反對；慧每次從遠遠的地方來時，第一句話就常常是：

『還在這個地方！』

怨恨地望着靜靜的四壁，望着一旁冷靜的我。

『不是很可愛的地方麼？』我笑着，微微誘惑的說：『你看，這環境多靜！』我每想聯絡這小屋子與這孩子發生情感，但我總是遭受失敗。孩子一來時，不是鬧着要走，就得拉我一道出外面去跑。意外地被我說服在這兒的

事，是稀有的。

一次，是自動的留在這兒了。天有些陰，屋裏更顯得暗。吹過風，天井裏承露的洋鐵板格格作響。風緊時，她會張着受驚的眼瞧着我，瞧着單薄的窗扉。到黃昏，一切皆靜，隱約的市聲也傳來了。白晝已逝去，朦朧中，我們能望見相互的臉。我們都默然。

喫過晚飯轉來，我爲着老習慣，不歡喜即刻去點燈。兩人挨近着坐在椅上，聽遠處法國軍營的軍號，嗚嗚地，在凝止的黃昏的空氣中打着迴旋。踏着淒動的旋律，我知道，我們的心都在飄着：飄在萬里外的故鄉，飄在日落的江上，飄在軍號淒厲的古城頭。

入夜，意外地，有雪白的月光照進來，樹影婆娑，柔和的月色，粉碎在靜寂的大地，我們的身上都蒙了瑣細的絹花。人在沉默中，分外容易注意到微細的聲響；院中儲水池下的滴水，軟潤地，她說像在江輪上的夜晚，曾經聽到的，